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卷     |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·····   | (1)   |
| 第 二 卷     |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·····   | (13)  |
| 第 三 卷     | 卖油郎独占花魁·····    | (23)  |
| 第 四 卷     | 灌园叟晚逢仙女·····    | (50)  |
| 第 五 卷     | 大树坡义虎送亲·····    | (67)  |
| 第 六 卷     | 小水湾天狐诒书·····    | (77)  |
| 第 七 卷     |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·····   | (88)  |
| 第 八 卷     |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·····   | (105) |
| 第 九 卷     | 陈多寿生死夫妻·····    | (121) |
| 第 十 卷     | 刘小官雌雄兄弟·····    | (134) |
| 第 十 一 卷   | 苏小妹三难新郎·····    | (147) |
| 第 十 二 卷   | 佛印师四调琴娘·····    | (157) |
| 第 十 三 卷   |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·····   | (163) |
| 第 十 四 卷   |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·····   | (179) |
| 第 十 五 卷   | 赫大卿遗恨鸳鸯缘·····   | (188) |
| 第 十 六 卷   |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·····   | (208) |
| 第 十 七 卷   | 张孝基陈留认舅·····    | (224) |
| 第 十 八 卷   | 施润泽滩阙遇友·····    | (241) |
| 第 十 九 卷   | 白玉娘忍苦成夫·····    | (255) |
| 第 二 十 卷   | 张廷秀逃生救父·····    | (268) |
| 第 二 十 一 卷 |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·····   | (303) |
| 第 二 十 二 卷 |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·····   | (313) |
| 第 二 十 三 卷 | 金海陵纵欲亡身(删)····· | (321) |
| 第 二 十 四 卷 | 隋炀帝逸游召谴·····    | (321) |
| 第 二 十 五 卷 | 独孤生归途闹梦·····    | (332) |
| 第 二 十 六 卷 | 薛录事鱼服证仙·····    | (348) |
| 第 二 十 七 卷 | 李玉英狱中讼冤·····    | (363) |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八卷 | 吴衙内邻舟赴约·····  | (384) |
| 第二十九卷 |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····· | (397) |
| 第三十卷  | 李沂公穷邸遇侠客····· | (418) |
| 第三十一卷 |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····· | (437) |
| 第三十二卷 | 黄秀才微灵玉马坠····· | (448) |
| 第三十三卷 |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····· | (460) |
| 第三十四卷 |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····· | (472) |
| 第三十五卷 | 徐老仆义愤成家·····  | (491) |
| 第三十六卷 | 蔡瑞虹忍辱报仇·····  | (506) |
| 第三十七卷 | 杜子春三入长安·····  | (523) |
| 第三十八卷 | 李道人独步云门·····  | (538) |
| 第三十九卷 |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····· | (558) |
| 第四十卷  |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····· | (568) |

## 第一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

风水人间不可无，也须阴鹭<sup>①</sup>两相扶。

时人不解苍天意，枉使身心着意图。

话说近代浙江衢州府，有一人，姓王名奉，哥哥姓王，名春，弟兄各生一女：王春的女儿名唤琼英，王奉的叫做琼真。琼英许配本郡一个富家潘百万之子潘华。琼真许配本郡萧别驾<sup>②</sup>之子萧雅。都是自小聘定的。琼英年方十岁，母亲先丧，父亲继歿。那王春临终之时，将女儿琼英托与其弟，嘱咐道：“我并无子嗣，只有此女。你把做嫡女看成。待其长成，好好嫁去潘家。你嫂嫂所遗房奁衣饰之类，尽数与之。有潘家原聘财礼置下庄田，就把与他做脂粉之费。莫负吾言！”嘱罢，气绝。殡葬事毕，王奉将侄女琼英接回家中，与女儿琼真作伴。

忽一年元旦，潘华和萧雅不约而同到王奉家来拜年。那潘华生得粉脸朱唇，如美女一般，人都称玉孩童。萧雅一脸麻子，眼眶齿齲，好似飞天夜叉模样。一美一丑，相形起来，那标致的越觉美玉增辉，那丑陋的越觉泥涂无色。况且潘华衣服炫丽，有心卖富，脱一通换一通。那萧雅是老实人家，不以穿着为事。常言道：佛是金装，人是衣装。世人眼孔浅的多，只有皮相，没有骨相。王家若男若女，若大若小，那一个不欣羡潘小官人美貌，如潘安再出，暗暗地颠唇簸嘴，批点那飞天夜叉之丑。王奉自己也看不过，心上好不快活。不一日，萧别驾卒于任所。萧雅奔丧，扶柩而回。他虽是个世家，累代清官，家无余积，自别驾死后，日渐消索，潘百万是个暴富，家事日盛一日。王奉忽起一个不良之心，想道：“萧家甚穷，女婿又丑。潘家又富，女婿又标致。何不把琼英琼真暗地兑转，谁人知道。也不教亲生女儿在穷汉家受苦。”主意已定，到临嫁之时，将琼真充做侄女，嫁与潘家；哥哥所遗衣饰庄田之类，都把他去。却将琼英反为己女，嫁与那飞天夜叉为配，自己薄薄备些妆奁嫁送。琼英但凭叔叔做主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谁知嫁

① 阴鹭(zhì)——阴德。

② 别驾——官名。宋、明、清时叫“通判”，是州、府长官的副手，职务大体和汉代的别驾类似，所以后来用“别驾”做了“通判”的别称。

后，那潘华自恃<sup>①</sup>家富，不习诗书，不务生理，专一嫖赌为事。父亲累训不从，气愤而亡。潘华益无顾忌，日逐<sup>②</sup>与无赖小人，酒食游戏。不上十年，把百万家资败得罄<sup>③</sup>尽，寸土俱无。丈人屡次周给他，如炭中沃<sup>④</sup>雪，全然不济。结末迫于冻馁，瞒着丈人，要引浑家去投靠<sup>⑤</sup>人家为奴。王奉闻知此信，将女儿琼真接回家中养老，不许女婿上门。潘华流落他乡，不知下落。那萧雅勤苦攻书，后来一举成名，直做到尚书地位；琼英封一品夫人。有诗为证：

目前贫富非为准，久后穷通未可知。

颠倒任君瞞昧做，鬼神昭鉴定无私。

看官，你道为何说这王奉嫁女这一事？只为世人但顾眼前，不思日后；只要损人利己，岂知人有百算，天只有一算。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条路，天未必随你走哩。还是平日行善为高。今日说一段话本，正与王奉相反，唤做《两县令竞义婚孤女》。这桩故事，出在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季。其时周太祖郭威在位，改元广顺。虽居正统之尊，未就混一之势。四方割据称雄者，还有几处，共是五国三镇。那五国？

周郭威      南汉刘晟      北汉刘旻<sup>⑥</sup>

南唐李昇<sup>⑦</sup>      蜀孟知祥

那三镇？

吴越钱镠      湖南周行逢      荆南高季昌

单说南唐李氏有国，辖下江州地方，内中单表江州德化县一个知县，姓石名璧，原是抚州临川县人氏，流寓建康<sup>⑧</sup>。四旬之外，丧了夫人，又无儿子，止有八岁亲女月香，和一个养娘<sup>⑨</sup>随任。那官人为官清正，单吃德化县中一口水<sup>⑩</sup>。

① 恃(shì)——倚仗。

② 日逐——每日。

③ 罄(qìng)尽——没有剩余。罄，尽的意思。

④ 沃(wò)——浇。

⑤ 投靠——封建社会里，穷苦人无法生活，投向有钱人家作奴仆，叫“投靠”。

⑥ 旻——音 mín。

⑦ 昇——音 biàn。

⑧ 建康——我国古都之一，即今南京市。

⑨ 养娘——婢女。有时也泛称女仆。

⑩ 单吃德化县中一口水——《晋书》载晋代邓攸作吴郡太守，自己带着米上任，俸禄无所受，只喝所任县内的水而已，也就是绝不搜刮当地民财。这里用来形容廉洁不贪污的意思。



又且听讼明决，雪冤理滞，果然政简刑清，民安盗息。退堂之暇，就抱月香坐于膝上，教他识字，又或叫养娘和他下棋，蹴鞠<sup>①</sup>，百般顽耍。他从旁教导。只为无娘之女，十分爱惜。一日，养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球儿为戏。养娘一脚踢起，去得势重了些，那球击地而起，连跳几跳的溜溜滚去，滚入一个地穴里。那地穴约有二三尺深，原是埋缸贮水的所在。养娘手短挽他不着，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球儿。石璧道：“且住！”问女儿月香道：“你有甚计较<sup>②</sup>，使球儿自走出来么？”月香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有计了！”即教养娘去提过一桶水来，倾在穴内。那球便浮在水面，再倾一桶，穴中水满，其球随水而出，石璧本是要试女孩儿的聪明。见其取水出球，智意过人，不胜之喜。

闲话休叙。那官人在任不上三年，谁知命里官星不现，飞祸相侵。忽一夜仓中失火，急去救时，已烧损官粮千余石。那时米贵，一石值一贯五百。乱离之际，军粮最重。南唐法度，凡官府破耗军粮至三百石者，即行处斩。只为石璧是个清官，又且火灾天数，非关本官私弊。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。唐主怒犹未息，将本官削职，要他赔偿。估价共该一千五百余两。把家私变卖，未尽其半。石璧被本府软监，追逼不过，郁成一病，数日而死。遗下女儿和养娘二口，少不得着落牙婆<sup>③</sup>官卖，取价偿官。这等苦楚，分明是：

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。

却说本县有个百姓，叫做贾昌，昔年被人诬陷，坐<sup>④</sup>假人命事，问成死罪在狱。亏石知县到任，审出冤情，将他释放。贾昌衔保家活命之恩，无从报效。一向在外为商，近日方回。正值石知县身死。即往抚尸恸哭，备办衣衾棺木，与他殓殓。合家挂孝，买地茆葬。又闻得所欠官粮尚多，欲待替他赔补几分，怕钱粮干系，不敢开端惹祸。见说小姐和养娘都着落牙婆官卖。慌忙带了银子，到李牙婆家，问要多少身价。李牙婆取出朱批的官票来看：养娘十六岁，只判得三十两。月香十岁，判了五十两。却是为何？月香虽然年小，容貌秀美可爱，养娘不过粗使之婢，故此判价不等。贾昌并无吝色，身边取出银包，兑足了八十两纹银，交付牙婆，又谢他五两银子，即时领取二人回家。李牙婆把两个身价，交纳

① 蹴鞠(cùjū)——蹴，用脚踢。鞠，用皮子包着毛的皮球。蹴鞠，就是一种踢球的游戏。

② 计较——办法。

③ 牙婆——古代进行人口买卖，从中取利的妇女。

④ 坐——因为。

官库。地方<sup>①</sup>呈明石知县家财人口变卖都尽。上官只得在别项挪移赔补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月香自从父亲死后，没一刻不啼啼哭哭。今日又不认得贾昌是什么人，买他归去，必然落于下贱。一路痛哭不已。养娘道：“小姐，你今番到人家去，不比在老爷身边，只管啼哭，必遭打骂。”月香听说，愈觉悲伤。谁知贾昌一片仁义之心，领到家中，与老婆相见，对老婆说：“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。那一个就是伏侍小姐的养娘。我当初若没有恩人，此身死于缢绊<sup>②</sup>。今日见他小姐，如见恩人之面。你可另收拾一间香房，教他两个住下，好茶好饭供待他，不可怠慢。后来倘有亲族来访，那时送还，也尽我一点报效之心。不然之时，待他长成，就本县择个门当户对的人家，一夫一妇，嫁他出去，恩人坟墓也有个亲人看觑。那个养娘依旧教他伏侍小姐，等他两个作伴，做些女工，不要他在外答应。”月香生成伶俐，见贾昌如此分付老婆，慌忙上前万福道：“奴家卖身在此，为奴为婢，理之当然。蒙恩人抬举，此乃再生之恩。乞受奴一拜，收为义女。”说罢，即忙下跪。贾昌那里肯要他拜，别转了头，忙教老婆扶起道：“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，这蝼蚁之命，都出老相公所赐。就是这位养娘，小人也不敢怠慢，何况小姐！小人怎敢妄自尊大。暂时屈在寒家，只当宾客相待。望小姐勿责怠慢，小人夫妻有幸。”月香再三称谢。贾昌又分付家中男女，都称为石小姐。那小姐称贾昌夫妇，但呼贾公贾婆，不在话下。

原来贾昌的老婆，素性不甚贤慧。只为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，自己无男无女，有心要收他做个螟蛉<sup>③</sup>女儿。初时甚是欢喜，听说宾客相待，先有三分不耐烦了。却灭不得石知县的恩，没奈何依着丈夫言语，勉强奉承。后来贾昌在外为商，每得好绸好绢，先尽上好的寄与石小姐做衣服穿。比及回家，先问石小姐安否。老婆心下渐渐不平。又过些时，把马脚露出来了。但是贾昌在家，朝餐<sup>④</sup>夕餐，也还成个规矩，口中假意奉承几句。但背了贾昌时，茶不茶，饭不饭，另是一样光景了。养娘常叫出外边杂差杂使，不容他一刻空闲。又每日间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针指还他。倘手迟脚慢，便去捉鸡骂狗，口里好不干净。正是：

① 地方——地保。大体相当于后来的保甲长之类。

② 缢绊(lěixiè)——捆绑犯人的绳索。引申为囚禁。

③ 螟蛉(míng líng)——一种绿色小虫，蜾蠃捕螟蛉喂它的幼虫，古人误解，以为它养螟蛉为子，所以一般称养子为螟蛉。

④ 餐(yōng)——熟食，有时专指早饭。

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

养娘受气不过，禀知小姐。欲待等贾公回家，告诉他一番。月香断然不肯。说道：“当初他用钱买我，原不指望他抬举。今日贾婆虽有不到之处。却与贾公无干。你若说他，把贾公这段美情都没了。我与你命薄之人，只索忍耐为上。”忽一日，贾公做客回家，正撞着养娘在外汲水，脸庞比前甚是黑瘦了。贾公道：“养娘，我只教你伏侍小姐，谁要你汲水？且放着水桶，另叫人来担罢。”养娘放了水桶，动了个感伤之念，不觉滴下几点泪来。贾公要盘问时，他把手拭泪，忙忙的奔进去了。贾公心中甚疑。见了老婆，问道：“石小姐和养娘没有甚事么？”老婆回言：“没有”。初归之际，事体多头，也就阁过一边。又过了几日，贾公偶然到近处人家走动，回来不见老婆在房，自往厨下去寻他说话。正撞见养娘从厨下来，也没有托盘，右手拿一大碗饭，左手一只空碗，碗上顶一碟腌菜叶儿。贾公有心闪在隐处看时，养娘走进石小姐房中去了。贾公不省得这饭是谁吃的，一些荤腥也没有。那时不往厨下，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，向门缝里张时，只见石小姐将这碟腌菜叶儿过饭。心中大怒，便与老婆闹将起来。老婆道：“荤腥尽有，我又不是不舍得与他吃。那丫头自来不担，难道要老娘送进房去不成？”贾公道：“我原说过来，石家的养娘，只教他在房中与小姐作伴。我家厨下走使的又不少，谁要他出房担饭！前日那养娘噙着两眼泪在外街汲水，我已疑心，是必家中把他难为了。只为匆忙，不曾细问得。原来你恁地无恩无义！连石小姐都怠慢。现放着许多荤菜，却教吃白饭，是甚道理？我在家尚然如此，我出外时，可知连饭也没得与他们吃饱。我此番回来，见他们着实黑瘦了。”老婆道：“别人家丫头，那要你恁般疼他。养得白白壮壮，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么？”贾公道：“放屁！说的是什么话！你这样不通理的人，我不与你讲嘴。自明日为始，我教当值的每日另买一分肉菜供给他两口，不要在家火中算帐，省得夺了你的口食，你又不欢喜。”老婆自家觉得有些不是，口里也含含糊糊的哼了几句，便不言语了。从此贾公分付当直的，每日肉菜分做两分。却叫厨下丫头们，各自安排送饭。这几时，好不齐整。正是：

人情若比初相识，到底终无怨恨心。

贾昌因牵挂石小姐，有一年多不出外经营。老婆却也做意修好，相忘于无言。月香在贾公家，一住五年，看看长成。贾昌意思要密访个好主儿，嫁他出去了，方才放心，自家好出门做生理。这也是贾公的心事，背地里自去勾当。晓得老婆不贤，又与他商量怎的。若是凑巧时，赔些妆奁嫁出去了，可不干净，何期

姻缘不偶。内中也有缘故：但是出身低微的，贾公又怕辱莫<sup>①</sup>了石知县，不肯俯就；但是略有些名目的，那个肯要百姓人家的养娘为妇；所以好事难成。贾公见姻事不就，老婆又和顺了，家中供给又立了常规，舍不得担阁生意，只得又出外为商。未行数日之前，预先叮咛老婆有十来次，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养娘两口。又请石小姐出来，再三抚慰，连养娘都用许多好言安放。又分付老婆道：“他骨气也比你重几百分哩。你切莫慢他。若是不依我言语，我回家时，就不与你认夫妻了。”又唤当直的和厨下丫头，都分付遍了，方才出门。

临歧费尽叮咛语，只为当初受德深。

却说贾昌的老婆，一向被老公在家作兴<sup>②</sup>石小姐和养娘，心下好生不乐。没奈何，只得由他。受了一肚子的腌臢<sup>③</sup>昏闷之气。一等老公出门，三日之后，就使起家主母的势来。寻个茶迟饭晏<sup>④</sup>小小不是的题目，先将厨下丫头试法，连打几个巴掌，骂道：“贱人，你是我手内用钱讨的，如何恁地托大！你恃了那个小主母的势头，却不用心伏侍我？家长在家日，纵容了你。如今他出去了，少不得要还老娘的规矩。除却老娘外，那个该伏侍的？要饭吃时，等他自担，不要你们献勤，却担误老娘的差使！”骂了一回，就乘着热闹中，唤过当直的，分付将贾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钱，干折进来，不要买了。当直的不敢不依。且喜月香能甘淡薄，全不介意，又过了些时，忽一日，养娘担洗脸水，迟了些，水已凉了。养娘不合哼了一句。那婆娘听得了，特地叫来发作道：“这水不是你担的。别人烧着汤，你便胡乱用些罢。当初在牙婆家，那个烧汤与你洗脸？”养娘耐嘴不住，便回了几句言语道：“谁要他们担水烧汤！我又不是不曾担水过的。两只手也会烧火。下次我自担水自烧，不费厨下姐姐们力气便了。”那婆娘提醒了他当初曾担水过这句话，便骂道：“小贱人！你们先担得几桶水，便在外面做身做分，哭与家长知道，连累老娘受了百般呕气。今日老娘要讨个帐儿。你既说会担水，会烧火，把两件事都交在你身上。每日常用的水，都要你担，不许缺乏。是火，都是你烧。若是难为了柴<sup>⑤</sup>，老娘却要计较。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长回家时，你再啼啼哭哭告诉他便了，也不怕他赶了老娘出去。”月香在房中，听得贾婆发作自家的丫

① 辱莫——辱没。

② 作兴——苏湘皖鄂一带方言，有敬重、爱好、流行的意思。这里是娇纵之意。

③ 腌臢(āza)——这里是别扭、不痛快的意思。

④ 晏(yàn)——迟。

⑤ 难为了柴——这里是说糟蹋柴，多烧了柴的意思。

头，慌忙移步上前，万福谢罪，招称许多不是，叫贾婆莫怪。养娘道：“果是婢子不是了！只求看小姐面上，不要计较。”那老婆愈加忿怒，便道：“什么小姐，小姐！是小姐，不到我家来了。我是个百姓人家，不晓得小姐是什么品级，你动不动把来压老娘。老娘骨气虽轻，不受人压量的。今日要说个明白。就是小姐，也说不得费了大钱讨的。少不得老娘是个主母。贾婆也不是你叫的。”月香听得话不投机，含着眼泪，自进房去了。那婆娘分付厨中，不许叫“石小姐”，只叫他“月香”名字。又分付养娘，只在厨下专管担水烧火，不许进月香房中。月香若要饭吃时，待他自到厨房来取。其夜，又叫丫头搬了养娘的被窝到自己房中去。月香坐个更深，不见养娘进来，只得自己闭门而睡。又过几日，那婆娘唤月香出房，却教丫头把他的房门锁了。月香没了房，只得在外面盘旋。夜间就同养娘一铺睡。睡起时，就叫他拿东拿西，役使他起来。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。月香无可奈何，只得伏低伏小。那婆娘见月香随顺了，心中暗喜，蓦地开了他房门的锁，把他房中搬得一空。凡丈夫一向寄来的好绸好缎，曾做不曾做得，都迁入自己箱笼，被窝也收起了不还他。月香暗暗叫苦，不敢则声。

忽一日，贾公书信回来，又寄许多东西与石小姐。书中嘱咐老婆：“好生看待，不久我便回来。”那婆娘把东西收起，思想道：“我把石家两个丫头作贱勾了。丈夫回来，必然厮闹。难道我惧怕老公，重新奉承他起来不成？那老亡八把这两个瘦马<sup>①</sup>养着，不知作何结束！他临行之时，说道：‘若不依他言语，就不与我做夫妻了。’一定他起了什么不良之心。那月香好副嘴脸，年已长成。倘或有意留他，也不见得。那时我争风吃醋便迟了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把他两个卖去他方，老亡八回来也只一怪。拚得厮闹一场罢了，难道又去赎他回来不成？好计，好计！”正是：

眼孔浅时无大量，心田偏处有奸谋。

当下那婆娘分付当直的：“与我唤那张牙婆到来，我有话说。”不一时，当直的将张婆引到。贾婆教月香和养娘都相见了，却发付他开去。对张婆说道：“我家六年前，讨下这两个丫头。如今大的忒<sup>②</sup>大了，小的又娇娇的，做不得生活，

① 瘦马——旧时扬州一带，有些人买小女孩养着，教她吹弹歌唱，长大以后卖给人家作姨太太或娼妓，这种女孩子被称为“瘦马”。这个名称来源于唐朝诗人白居易的《有感》诗：“莫养瘦马驹，莫养小妓女；后事在目前，不信君看取。”把“瘦马驹”和“小妓女”相提并举，后来人们就称小妓女一类的人为“瘦马”。

② 忒(tuī，又音 tēi)——方言，太的意思。

都要卖他出去。你与我快寻个主儿。”原来当先官卖之事，是李牙婆经手。此时李婆已死，官私做媒，又推张婆出尖了。张婆道：“那年纪小的，正有个好主儿在此，只怕大娘不肯。”贾婆道：“有甚不肯？”张婆道：“就是本县大尹<sup>①</sup>老爷覆姓鍾离，名义，寿春人氏，亲生一位小姐，许配德安县高大尹的长公子，在任上行聘的。不日就要来娶亲了。本县嫁装都已备得十全，只是缺少一个随嫁的养娘。昨日大尹老爷唤老媳妇当官分付过了。老媳妇正没处寻。宅上这位小娘子，正中其选。只是异乡之人，怕大娘不舍得与他。”贾婆想道：“我正要寻个远方的主顾，来得正好！况且知县相公要了人去，丈夫回来，料也不敢则声。”便道：“做官府家的陪嫁，胜似在我家十倍，我有什么不舍得。只是不要亏了我的原价便好。”张婆道：“原价许多？”贾婆道：“十来岁时，就是五十两讨的。如今饭钱又丢一主在身上了。”张婆道：“吃的饭是算不得帐。这五十两银子在老媳妇身上。”贾婆道：“那一个老丫头也替我觅个人家便好。他两个是一伙儿来的。去了一个，那一个也养不住了。况且年纪一二十之外，又是要老公的时候，留他甚么！”张婆道：“那个要多少身价？”贾婆道：“原是三十两银子讨的。”牙婆道：“粗货儿，直不得这许多。若是减得一半，老媳妇到有个外甥在身边，三十岁了，老媳妇原许下与他娶一房妻小的。因手头不宽展，捱下去。这倒是雌雄一对儿。”贾婆道：“既是你的外甥，便让你五两银子。”张婆道：“连这小娘子的媒礼在内，让我十两罢。”贾婆道：“也不为大事。你且说合起来。”张婆道：“老媳妇如今先去回复知县相公。若讲得成时，一手交钱，一手就要交货的。”贾婆道：“你今晚还来不？”张婆道：“今晚还要与外甥商量，来不及了。明日早来回话。多分<sup>②</sup>两个都要成的。”说罢，别去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大尹鍾离义到任有一年零三个月了。前任马公，是顶那石大尹的缺。马公升任去后，鍾离义又是顶马公的缺。鍾离大尹与德安高大尹原是个同乡。高大尹生下二子，长曰高登，年十八岁；次曰高升，年十六岁。这高登便是鍾离公的女婿。自来鍾离公未曾有子，止生此女，小字瑞枝，年方一十七岁，选定本年十月望日<sup>③</sup>出嫁。此时九月下旬，吉期将近。鍾离公分付张婆，急切要寻个陪嫁。张婆得了贾家这头门路，就去回复大尹。大尹道：“若是人物好时，就是五

① 大尹——县令的别称。

② 多分(fen)——多半，有很大成分。

③ 望日——每月农历十五日叫望日。

十两也不多。明日库上来领价，晚上就要进门的。”张婆道：“领相公钧旨。”当晚回家，与外甥赵二商议，有这相应的亲事，要与他完婚。赵二先欢喜了一夜。次早，赵二便去整理衣褶，准备做新郎。张婆到家中，先凑足了二十两身价，随即到县取知县相公钧帖，到库上兑了五十两银子，来到贾家，把这两项银子交付与贾婆，分疏<sup>①</sup>得明明白白。贾婆都收下了。少顷，县中差两名皂隶，两个轿夫，抬着一顶小轿，到贾家门首停下。贾家初时都不通月香晓得。临期竟打发他上轿。月香正不知教他那里去，和养娘两个，叫天叫地，放声大哭。贾婆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和张婆两个，你一推，我一搯，搯他出了大门。张婆方才说明：“小娘子不要啼哭了！你家主母，将你卖与本县知县相公处做小姐的陪嫁，此去好不富贵！官府衙门，不是耍处，事到其间，哭也无益。”月香只得收泪，上轿而去。轿夫抬进后堂。月香见了鍾离公，还只万福。张婆在傍道：“这就是老爷了，须下个大礼！”月香只得磕头。立起身来，不觉泪珠满面。张婆教他拭干了泪眼，引入私衙，见了夫人和瑞枝小姐，问其小名，对以“月香”。夫人道：“好个‘月香’二字！不必更换，就发他伏侍小姐。”鍾离公厚赏张婆，不在话下。

可怜宦室娇香女，权作閨中使令人。

张婆出衙，已是酉牌时分。再到贾家，只见那养娘正思想小姐，在厨下痛哭。贾婆对他说道：“我今把你嫁与张妈妈的外甥，一夫一妇，比月香到胜几分。莫要悲伤了！”张婆也劝慰了一番。赵二在混堂内洗了个净浴，打扮得帽儿光光，衣衫簇簇，自家提了一碗灯笼<sup>②</sup>前来接亲。张婆就教养娘拜别了贾婆。那养娘原是个大脚，张婆扶着步行到家，与外甥成亲。

话休絮烦。再说月香小姐自那日进了鍾离相公衙内，次日，夫人分付新来婢子，将中堂打扫。月香领命，携帚而去。鍾离公梳洗已毕，打点早衙理事，步出中堂，只见新来婢子呆呆的把着一把扫帚，立于庭中。鍾离公暗暗称怪。悄地上前看时，原来庭中有一个土穴，月香对了那穴，汪汪流泪。鍾离公不解其故。走入中堂，唤月香上来，问其缘故。月香愈加哀泣，口称不敢。鍾离公再三诘问。月香方才收泪而言道：“贱妾幼时，父亲曾于此地教妾蹴球为戏，误落球于此穴。父亲问妾道：‘你可有计较，使球自出于穴，不须拾取？’贱妾言云：‘有计。’即遣

① 分疏——一样一样分别交待。

② 一碗灯笼——古时灯笼里面用碗盛油，加上灯捻点燃照明，所以把一个灯笼叫做“一碗灯笼”。

养娘取水灌之。水满球浮，自出穴外。父亲谓妾聪明，不胜之喜，今虽年久，尚然记忆。睹物伤情，不觉哀泣。愿相公俯赐矜怜，勿加罪责！”鍾离公大惊道：“汝父姓名谁？你幼时如何得到此地？须细细说与我知。”月香道：“妾父姓石名璧，六年前在此作县尹。为天火烧仓，朝廷将父革职，勒令倍偿。父亲病郁而死。有司将妾和养娘官卖到本县贾公家。贾公向被冤枉，感我父活命之恩，故将贱妾甚相看待，抚养至今。因贾公出外为商，其妻不能相容，将妾转卖于此。只此实情，并无欺隐。”

今朝诉出衷肠事，铁石人知也泪垂。

鍾离公听罢，正是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：“我与石璧一般是个县尹。他只为遭时不幸，遇了天灾，亲生女儿就沦于下贱。我若不闻不见，到也罢了；天教他到我衙里。我若不扶持他，同官体面何存！石公在九泉之下，以我为何如人！”当下请夫人上堂，就把月香的来历细细叙明。夫人道：“似这等说，他也是个县令之女，岂可贱婢相看。目今女孩儿嫁期又逼，相公何以处之？”鍾离公道：“今后不要月香服役，可与女孩儿姊妹相称。下官自有处置。”即时修书一封，差人送到亲家高大尹处。高大尹拆书观看，原来是求宽嫁娶之期。书上写道：

婚男嫁女，虽父母之心；舍己成人，乃高明之事。近因小女出阁，预置媵婢<sup>①</sup>月香。见其颜色端丽，举止安详，心窃异之。细访来历，乃知即两任前石县令之女。石公廉吏，因仓火失官丧躯，女亦官卖，转展售于寒家。同官之女，犹吾女也。此女年已及笄<sup>②</sup>，不惟不可屈为媵婢，且不可使吾女先此女而嫁。仆今急为此女择婿。将以小女薄奁嫁之。令郎姻期，少待改卜。特此拜恳，伏惟情谅。鍾离义顿首。

高大尹看了道：“原来如此！此长者之事，吾奈何使鍾离公独擅其美！”即时回书云：

鸾凤之配，虽有佳期；狐兔之悲，岂无同志。在亲翁既以同官之女为女，在不佞<sup>③</sup>宁不以亲翁之心为心？三复示言，令人悲惻。此女廉

① 媵(yìng)婢——陪嫁的丫头。

② 及笄(jì)——旧时称女子年龄够十五岁为“及笄”，也指女子已到可以出嫁的年龄。笄，古代束发用的簪子。女子到了十五岁就用簪子把头发束起来，表示已成人。

③ 不佞(nìng)——旧时的谦称。佞：有才智。

吏血胤<sup>①</sup>，无惭阙阅<sup>②</sup>。愿亲家即赐为儿妇，以践始期。今爰别选高门，庶几两便。昔蓬伯玉耻独为君子，仆今者愿分亲翁之谊。高原顿首。

使者将回书呈与鍾离公看了。鍾离公道：“高亲家愿娶孤女，虽然义举；但吾女他儿，久已聘定，岂可更改？还是从容待我嫁了石家小姐，然后另备妆奁，以完吾女之事。”当下又写书一封，差人再达高亲家。高公开书读道：

要无依之女，虽属高情；更已定之婚，终乖<sup>③</sup>正道。小女与令郎，久谐凤卜，准拟鸾鸣。在令郎停妻而娶妻，已违古礼；使小女舍婿而求婿，难免人非。请君三思，必从前议。义惶恐再拜。

高公读毕，叹道：“我一时思之不熟。今闻鍾离公之言，惭愧无地。我如今有个两尽之道，使鍾离公得行其志，而吾亦同享其名；万世而下，以为美谈。”即时复书云：

以女易女，仆之慕谊虽殷；停妻娶妻，君之引礼甚正。仆之次男高升，年方十七，尚未婚姻。今爰归我长儿，石女属我次子。佳儿佳妇，两对良姻。一死一生，千秋高谊。妆奁不须求备，时日且喜和同。伏冀俯从，不须改卜。原惶恐再拜。

鍾离公得书，大喜道：“如此分处，方为双美。高公义气，真不愧古人。吾当拜其下风矣。”当下即与夫人说知，将一副妆奁，剖为两分，衣服首饰，稍稍增添。二女一般，并无厚薄。到十月望前两日，高公安排两乘花花细轿，笙箫鼓吹，迎接两位新人。鍾离公先发了嫁妆去后，随唤出瑞枝、月香两个女儿，教夫人分付他为妇之道。二女拜别而行。月香感念鍾离公夫妇恩德，十分难舍，号哭上轿。一路趲行，自不必说。到了县中，恰好凑着吉日良时，两对小夫妻，如花如锦，拜堂合卺<sup>④</sup>。高公夫妇欢喜无限。正是：

百年好事从今定，一对姻缘天上来。

① 血胤(yin)——血脉，后代。

② 阙阅——官家的代称。古代仕宦人家大门外立左右柱，常用来榜贴功状，在左叫阙，在右叫阅，因称仕宦人家为阙阅。

③ 乖——违反情理。

④ 合卺(jīn)——古代结婚仪式之一。把一个瓠瓜分成两个瓢叫卺，作婚礼时用的酒器。婚礼时男女双方各执一片，用酒嗽口，故称合卺。

再说鍾离公嫁女三日之后，夜间忽得一梦，梦见一位官人，幞头象简<sup>①</sup>，立于面前，说道：“吾乃月香之父石璧是也。生前为此县大尹，因仓粮失火，赔偿无措，郁郁而亡。上帝察其清廉，悯其无罪，敕封吾为本县城隍之神。月香吾之爱女，蒙君高谊，拔之泥中，成其美眷，此乃阴德之事。吾已奏闻上帝。君命中本无子嗣，上帝以公行善，赐公一子，昌大其门。君当致身高位，安享遐龄<sup>②</sup>。邻县高公与君同心，愿娶孤女，上帝嘉悦，亦赐二子高官厚禄，以酬其德。君当传与世人，广行方便，切不可凌弱暴寡，利己损人。天道昭昭，纤毫洞察。”说罢，再拜。鍾离公答拜起身，忽然踏了衣服前帽，跌上一交，猛然惊醒，乃是一梦。即时说与夫人知道。夫人亦嗟呀不已。待等天明，鍾离公打轿到城隍庙中焚香作礼，捐出俸资百两，命道士重新庙宇，将此事勒碑，广谕众人。又将此梦备细写书报与高公知道。高公把书与两个儿子看了，各各惊讶。鍾离夫人年过四十，忽然得孕生子，取名天赐。后来鍾离义归宋，仕至龙图阁大学士，寿享九旬，子天赐，为大宋状元。高登、高升俱仕宋朝，官至卿宰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贾昌在客中，不久回来，不见了月香小姐和那养娘。询知其故，与婆娘大闹几场。后来得知鍾离相公将月香为女，一同小姐嫁与高门。贾昌无处用情，把银二十两，要赎养娘送还石小姐。那赵二恩爱夫妻，不忍分拆，情愿做一对投靠。张婆也禁他不住。贾昌领了赵二夫妻，直到德安县，禀知大尹高公。高公问了备细，进衙又问媳妇月香，所言相同。遂将赵二夫妻收留，以金帛厚酬贾昌。贾昌不受而归。从此贾昌恼恨老婆无义，立誓不与他相处；另招一婢，生下两男。——此亦作善之报也。后人诗云：

人家嫁娶择高门，谁肯周全孤女婚？

试看两公阴德报，皇天不负好心人。

## 第二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

紫荆枝下还家日，花萼楼中合被时。

① 幞(fú)头象简——戴着头巾，拿着象简。

② 遐(xiá)龄——高寿。

同气从来兄与弟，千秋羞咏《豆萁诗》。

这首诗，为劝人兄弟和顺而作，用着三个故事，看官听在下一一分割。第一句说：“紫荆枝下还家日。”昔时有田氏兄弟三人，从小同居合爨<sup>①</sup>。长的娶妻，叫田大嫂；次的娶妻，叫田二嫂。妯娌和睦，并无闲言。惟第三的年小，随着哥嫂过日。后来长大娶妻，叫田三嫂。那田三嫂为人不贤，待着自己有些妆奁，看见夫家一锅里煮饭，一桌上吃食，不用私钱，不动私秤，便私房要吃些东西，也不方便。日夜在丈夫面前撺掇：“公堂钱库田产，都是伯伯们掌管，一出一入，你全不知道。他是亮里，你是暗里。用一说十，用十说百，那里晓得！目今虽说同居，到底有个散场。若还家道消乏下来，只苦得你年幼的。依我说，不如早早分析，将财产三分拨开，各人自去营运，不好么？”田三一时被妻言所惑，认为有理，央亲戚对哥哥说，要分析而居。田大、田二初时不肯，被田三夫妇内外连连催逼，只得依允，将所有房产钱谷之类，三分拨开，分毫不多，分毫不少。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荆树，积祖传下，极其茂盛，既要析居，这树归着那一个？可惜正在开花之际，也说不得了。田大至公无私，议将此树砍倒，将粗本分为三截，每人各得一截，其余零枝碎叶，论秤分开。商议已妥，只待来日动手。次日天明，田大唤了两个兄弟，同去砍树。到得树边看时，枝枯叶萎，全无生气。田大把手一推，其树应手而倒，根芽俱露。田大住手，向树大哭。两个兄弟道：“此树值得甚么！兄长何必如此痛惜！”田大道：“吾非哭此树也。思我兄弟三人，产于一姓，同爷合母，比这树枝枝叶叶，连根而生，分开不得，根生本，本生枝，枝生叶，所以荣盛。昨日议将此树分为三截，那树不忍活活分离，一夜自家枯死。我兄弟三人若分离了，亦如此树枯死，岂有荣盛之日，吾所以悲哀耳。”田二、田三闻哥哥所言，至情感动：“可以人而不如树乎？”遂相抱做一堆，痛哭不已。大家不忍分析，情愿依旧同居合爨。三房妻子听得堂前哭声，出来看时，方知其故。大嫂二嫂，各各欢喜。惟三嫂不愿，口出怨言。田三要娶妻逐出。两个哥哥再三劝住。三嫂羞惭，还房自缢而死。此乃自作孽不可活。这话阁过不题。再说田大可惜那棵紫荆树，再来看时，其树无人整理，自然端正，枝枯再活，花萎重新，比前更加烂漫。田大唤两个兄弟来看了，各人嗟讶不已。自此田氏累世同居。有诗为证：

紫荆花下说三田，人合人离花亦然。

同气连枝原不解，家中莫听妇人言。

① 合爨(cuàn)——一锅里吃饭。爨，烧火煮饭。

第二句说：“花萼楼中合被时。”那花萼楼在陕西长安城中，大唐玄宗皇帝所建。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。他原是唐家宗室，因为韦氏乱政，武三思专权，明皇起兵诛之，遂即帝位。有五个兄弟，皆封王爵，时号“五王”。明皇友爱甚笃<sup>①</sup>，起一座大楼，取《诗经·棠棣》之义<sup>②</sup>，名曰花萼。时时召五王登楼欢宴。又制成大幔，名为“五王帐”。帐中长枕大被，明皇和五王时常同寝其中。有诗为证：

羯鼓频敲玉笛催，朱楼宴罢夕阳微。

宫人秉烛通宵坐，不信君王夜不归。

第四句说：“千秋羞咏《豆萁诗》。”后汉魏王曹操长子曹丕，篡汉称帝。有弟曹植，字子建，聪明绝世。操生时最所宠爱，几遍欲立为嗣而不果。曹丕衔其旧恨，欲寻事故杀之。一日，召子建问曰：“先帝每夸汝诗才敏捷，朕未曾面试。今限汝七步之内，成诗一首。如若不成，当坐汝欺诳之罪。”子建未及七步，其诗已成。中寓规讽之意。诗曰：

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

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

曹丕见诗感泣，遂释前恨。后人有为诗为证：

从来宠贵起猜疑，七步诗成亦可为。

堪叹釜萁仇未已，六朝骨肉尽诛夷。

说话的，为何今日讲这两三个故事？只为自家要说那三孝廉让产立高名。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忌刻，也没子建风流，胜如紫荆花下三田，花萼楼中诸李，随你和不和顺的弟兄，听说在下讲这节故事，都要学好起来。正是：

要知天下事，须读古人书。

这故事出在东汉光武年间。那时天下义安<sup>③</sup>，万民乐业，朝有梧凤之鸣，野

① 笃(dǔ)——忠实。

② 取《诗经·棠棣》之义——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其中《棠棣》篇是劝兄弟友爱的诗。篇中有这样的诗句：“棠棣之华(花)，鄂(萼)不殢殢；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”棠棣，木名，花两三朵为一缀，诗人或因其花朵彼此相依，所以联想比喻兄弟。“鄂(萼)不”即花蒂，也有人解释诗人用花和花蒂的相互依附来比喻兄弟的相亲相爱。

③ 义(yì)安——太平无事。义，安定。